

中国式父爱的冷热交织

韩浩月

电影《安魂》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周大新先生同名原著改编。原著是一部半纪实半虚构的小说作品，纪实部分还原了一位父亲的失子之痛，虚构部分对生与死、爱与痛等话题进行了深刻思考。

这是一部不太好改编的小说，但电影在保持原著精髓的前提下，还是在影像化呈现方面做了诸多尝试。

之所以说原著不好改编，是因为小说内容是大篇幅的作家心灵自白，那些充满着痛与悔的文字读来有着千钧之力，不是影像所能代替的。小说有着让人念念不忘的地方（也是电影的主要戏剧冲突），父亲如何与儿子隔空对话，阴阳两隔的人怎样再进行心灵交流，这为作品的再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。

电影《安魂》有着天然的吸引力，它不只来自于故事拥有一个具有悬疑色彩的戏剧内核，也来自于观众对于作家生活的某种窥探。一定程度上，《安魂》算是一部“作家题材”电影，它打开了走进一名作家家庭内部的大门，使得观众有机会以更直观的方式与作家裸露的灵魂进行对话，这让人难以拒绝。

我认为电影里的作家并不比生活里的周大新更具魅力。生活中的周大新温和、低调、大度，电影里的作家霸道、固执、强硬。但文艺作品毕竟是高于生活的，电影《安魂》对于影片里唐大道这一父亲形象的塑造有着剧情上的需要，正因如此，在失去儿子之后，父亲的脆弱、苍老甚至迷信，这种180度的大转弯，更具艺术感染力与冲击力。

电影《安魂》最动人的一点，在于父亲洞察一切，却心甘情愿地被骗，在一位长相酷似儿子的陌生人身上找到了安慰与救赎，与“假儿子”的每一次见面、聊天、拥抱，都成为对父亲空洞内心的一次填补，这样的爱，如同干裂土地上生长的一棵青嫩的绿草，相对于整片大地的苦难，这棵绿草的存在微不足道却又不可或缺——这样的隐喻会投射到观众内心诸多隐秘的角落。它会让人想到普遍的中国式父爱：父亲希望儿子能够站在自己的肩膀上更上层楼、出人头地，父亲认为生活是用来打拼的而不是用来享受的，父亲觉得暂时的严厉是为了换来未来的舒适；它会让人想到一代人的发育历程与成长背景，想到那些刻入骨髓的饥饿感与不安全感。因此，《安魂》所表达的，绝不是一个简单的“失孤”悲剧，而是对一代人的价值观进行反思——以父亲的身份进行一次自我检讨，以打碎自我的光辉与伟岸，来换取一种平凡活着的正当性。

电影《安魂》是一部中日合拍片，日本导演日向寺太郎、编剧富川元文是幕后主创，主要演员则是中国演员。选择日本编剧与导演，为原著故事的落地还有影片的节奏、氛围提供了一种“异域性”，这种异域化的讲述有效解决了影片叙事中存在的一些难点，比如类似于“笔仙”这样的情节刻画，提升了影片的紧张感，同时，这样的讲述也使影片摆脱了国产片悬疑片的某些特点，使之拥有了日本电影的文艺气质。

《安魂》拥有令人意外的、一波三折的悬念，但它也是一部不怕剧透的电影，因为穿过影片的外在娱乐表面，会发现它真正的价值是其内里的表达，它的内里有冷的成分，也有温暖的成分，冷热交织的内核，被观众捕捉到之后，会转化为五味杂陈的感受，看完之后，会长吁一口气，叹息过后，也觉得有一株植物已经种在了自己心里——一棵绿草，也有着改变整片荒漠的可能。

庭院里有一株梨树，四米之高的梨树，栽于18年前。这一株寻常的梨树，因为初冬着花，有了点不同寻常。

那天清晨，我持一壶一书依窗而坐。蓝天以不规则的形状，伴着白云从梨树枝丫的空隙中隐现。太阳尚未升起，但它的气息已流淌在每一片绿叶上，绿叶正悄无声息地消融昨夜夜的霜露，啼鸟成双成对尽欢于庭院。清晨时候的庭院，因为光合作用，是负离子兴旺之时。难怪，清晨的庭院里，叽叽喳喳声最多且又最响。

秋天，因为开始落叶，梨树上的那一个鸟巢显山露水。看到鸟巢，一丝悲凉上头，随后，就想起了诗人朱湘《燕子》里的诗句：“天空里销了花的浓香，大气中冷了黄金太阳，鸟歌已经休歇，只听秋蛩呜咽；不见蜜蜂蝴蝶，只有纷纷落叶……”

从朱湘沉郁的秋意中出来后，我回到了夏天。七月，喜鹊耐不住滚滚热浪，于庭院的荷花缸里泡凉。荷花缸的底处，有淤泥几层。扑腾后的喜鹊，居然是出淤泥而不染。一旁的我观之，心忧喜鹊扰了荷花的清幽，于是，购置了马槽一个，准备让众鸟共享。

梨树下，我用12块老青砖围成六边形的围护。然后，置马槽于围挡北面，让马槽紧依着小篱。为了净化水质，我还在马槽里放了黄沙和鹅卵石。注入井水后的马槽是小鸟们的最钟情处，一对对鸟儿飞临马槽，在梨树下飞来飞去。为了确保水质，我和妻子几乎每天要为马槽换水。

已养了6年的狗狗萌萌斯特，看到我一直盯着盘旋的喜鹊，也走过来挨着我摇摇尾巴，陪我一起享受庭空鸟语的欢愉。

梨树的上端，是一只鹊巢。这鹊巢，是一只雄鹊花了十几天，每天十几回，一根草一根枝一口泥衔就。每一次衔物，都是小心翼翼

清晨时候的庭院

丁旭光

翼地绕梨树数圈，然后，那黑白相间的身影在我眼前一晃，快速隐入到一片浓碧之中。待喜鹊飞离后，我都会去看看掩藏在树叶后的鹊巢。那圆圆的鹊巢，稳稳地落在枝丫之上。鹊巢周遭，是浓碧一片。一天清晨，那喜鹊悄无声息地飞离鹊巢，十分钟后，叽叽喳喳地返还。这一次，是一只变成了两只。两只喜鹊在庭院环飞后，停在梨树上梨树，分享乔迁之喜，因担心影响这一对情人，且还有偷窥之嫌，于是，便行堂堂君子之举——打道回府。狗狗萌萌斯特见我转身，亦步亦趋。

这其乐融融的祥和，在秋天的一个清晨里，因为一只三花猫的介入而被消融。那不堪的一幕，始于梨树下的一地鸟毛。鸟毛一侧，是同样零乱且松散的鹊巢。萌萌斯特随我疾入庭院后，在梨树下东闻西嗅。我小心翼翼地把鹊巢归位枝头，俯视一地鸟毛后叹了口气。



萌萌斯特

古木陰中系 短蓬枝葉 拉我過橋 東沾衣襟濕 杏花雨 不寒楊柳 風

《录宋人绝句》（书法） 徐剑良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庭院一角，是一只常来做客的三花猫。三花猫的嘴角存有鹊毛。平素，萌萌斯特对这只三花猫甚好，任由它在庭院里闲庭信步。萌萌斯特应该闻到了空气中的异味，似乎也读懂了我的心语，一反常态的它突然间就扑向了三花猫。这以后，只要三花猫进入庭院，等待它的，就是虎视眈眈的萌萌斯特。一来二去，三花猫再也不敢在庭院里明目张胆。

一地鸟毛后的第二天，有一只喜鹊曾一早一晚两次环飞梨树。这情景，持续了两周。又过了一周，一对环飞梨树的喜鹊停在了马槽后的小篱之上。当雌鹊马槽戏水时，雄鹊在梨树上站岗放哨，雌鹊洗完澡后，与雄鹊换位。

那以后，梨树下的马槽每天要接待十几拨客人，梨树上的鹊巢，再也无鸟光顾。不过，此时的梨树却成了知我心者，它非但没有辜负我的照料，而且还给我带来了惊喜。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初冬时的梨树，复着着花；花谢后，绿叶满枝。因为绿叶，鹊巢是隐而不现。因为隐而不现，我似乎忘记了夏天的那一次不堪。

近日读到老报人、评论家邵传烈的著文，提出“记者不妨要有第二专业”的观点，深受启发。他提及资深报人、史学家唐振常先生在1988年名记者黎澍去世时所写的《痛定思黎澍》一文，其中写道：“他仍似乎是开玩笑地对我不止一次分析过新闻记者的归宿。他以为记者如果不努力充实自己，……最后会归于空虚。他以为记者还应该另有专业，那就是或从事文学创作，或研究历史。”黎澍践行了自己的主张，后来从写新闻、办报纸转为治史，成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。

唐振常与好友黎澍同途同归。唐振常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，学贯中西，博古通今，新闻、通讯、评论，无不信手拈来，倚马可待。这位报界才子的“第二专业”是美食，著有《品吃》等多种饮食小品文集；他还有“第三专业”：写电影剧本。也许交际多、人脉广，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曾分析唐振常“第二专业”的“独特吃势”：“从小有吃——出身于大富大贵之家；会吃——亲友中有张大千等美食家；懂吃——毕业于燕京大学，有中西学根底……”唐振常闻言大笑，深以为然。

像唐振常一样，现耄耋之年的老报人徐洁人、郑重也各有“第二专业”。徐洁人原来跑文艺新闻，在和画家打交道的之余，自己也爱上了画画，业余作画数十年；退休后，由业余转为专业，每天作画，画艺大进。他创作了不少色彩瑰丽、各具风情的中国画、水粉画、油画等，还出版了画册，年逾九旬，依然思路敏捷，落笔生辉。今年86岁的郑重，跑科技和卫生新闻，采访的大多是医生和科学家。他的人物通讯写得出色，如陈中伟医生第一例断手再植成功、吴孟超医生给病患肝脏开刀、蔡用之医生成功研制人工心脏瓣膜等报道都是名作。他的“第二专业”是文史，写人物传记。退休后，他把目光转向文史，为诸多艺术家、书画家、收藏家、科学家作传。这缘于当记者时他和一大批艺术家、书画家、收藏家交了朋友，他家许多传主的交往并不是他们名满天下时，大多是在他们不得意、坐冷板凳的日子。郑重的“第三专业”是书法，多次参加书法展。从当记者起，郑重从一而终，一专多能，无愧于“记者人生、文史人生、书艺人生”之称。

由此想到，当今我们正处在信息革命时代，但新闻人“第一专业”的“四能”：“脑筋能想，腿脚能跑，耳朵能听，挥笔能写”不能变。尽管新闻业态在音频、视频领域有新突破，但新闻人简白平实、谦冲自牧、慎始敬终的追求不能丢。作为新闻人，在职时是培养“第二专业”大好机会，许多新技术是产生新兴趣的温床。有些记者是秤砣型的，任何时候都沉到底；有些记者是木片型的，经常都浮在水面上。需要处理正业和副业关系，有“第二专业”并非“不务正业”，有时可以互补互动。在正业无事可务时，或在退休之后，有“第二”“第三”专业，或许能开辟人生的一片新天地，不至于落到“归于空虚”的地步，产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惆怅。

江南的冬和臭豆腐

王丽娜

“人人尽说江南好”，江南在人们心中，天然就带有婉约的美。自然，江南的冬天相比于北方的凛冽，似乎就绵软了几分。江南的冬天，总感觉是秋天的加长版。寒风袭

在零摄氏度以上，屋内冷飕飕地进风，这风钻进裤脚，怎一个冷字得了。这个冷雨敲窗的日子，总需要点暖意。那么，美食是这个季节最好的安慰。热乎乎的锅子烧起

来，一番阵雨，便觉身上得添上厚衣，头上得戴上帽子，如是过了几天，好像也觉得天气暖和了些，抬眼望去，道旁两边依然红叶黄草。草虽黄绿，萧瑟却又留有生机，暖阳一来，便又复苏。江南的冬天，留着余地，让你在欣赏着寒这一意味的同时也感受着蕴藏的气。

来，整个屋子因这份滚烫多了些烟火气。家里喜欢吃豆腐，冬天烧菜肴，总会放些豆腐进锅。豆腐是软滑的，无论和哪种菜搭配，总能发挥它的美味。配上番茄，加了几分开胃的意思；若是和肉汤同炉，豆腐不是猪肉，比之却添了更鲜美的味道。记得还是在大学住校期间，也是这样冬日晚上，尽管外面冷，宿舍的同学还是抵抗不了美食的诱惑，来到小摊买上一份臭豆腐。臭豆腐方方正正的，无论先前闻起来如何臭，进入热油锅，便脱胎换骨了。臭豆腐从沸油里滚将出来，时间必恰到好处，一身金黄。吃的时候，趁刚出锅，蘸上酱就入口，要的就是那股热，吸溜着热气让一小块臭豆腐在口中翻腾，

“晓雁啊，你怎么还不退休？我们啥时候可以再聚聚啊！”高中闺蜜四人群一直有闺蜜在呼唤我。已经好久没有在一起聚餐，一起出游了。

记得2014年在小琦家郊野的别墅里唱过歌、打过牌、吃过西餐；2015年，我们一起去延安路上的“俏江南”聚餐；2016年，在上海大厦吃了英式下午茶，外白渡桥上留下阵阵笑声的同时也留下了“不老的情影”；2017年，参加了顺顺女儿在浦东一个会所举行的梦幻婚礼，我们都不约而同穿了旗袍；2018年，在“日月光”吃了“小辉哥”火锅，逛了滨江大道……

每次聚会我们都会合影，大都是用手机，还会比较“苹果”“华为”哪个适合白天哪个适合拍夜景。李绚是公务员，还是摄影协会的会员，那次在外白渡桥给我们拍了好多专业水准的照片。因为她的专业，我这个一直喜欢在朋友圈嘚瑟自己用手机的“随手拍”在她面前“黯然失色”。好在李绚情商很高，一直夸我水平不低，有一次居然点评“你这张怎么拍的？”我回复“用

手机的人像模式。”她说：“书拍出来垂直的，跟后面的竖线条呼应，很舒服。”说得我再看看果然是这么讲究的。

可能是因为她的“专业性”，当我在群里喊出“谁有我们四个的老照片”时，顺顺发过来的是我们这几年的聚餐彩色合影，而李绚说：

我和我的老照片

晓雁

我有，明天发群里。第二天，群里接二连三地出现黑白“老照片”，我的记忆“打开了闸门”：这是我刚进大学时和同学在虹口公园（现为鲁迅公园）拍照，一位游园的老先生教我们如何“二次曝光”拍摄的“孪生姐妹”照；这是我穿着有笔挺裤线的西裤，身披西装，手拿杂志站在复兴公园水池边，现在看来有点像“地下党接头”的照片。还看到了好几张四人合影黑白照片：在公园的花窗背后齐刷刷探出头来的照片；戴“蛤蟆镜”的照片，居然还有每个人穿衬衫打领

带的照片，太搞笑了。小琦说那是她“偷”来的她爸爸的领带。我问了一句这些是不是都是你那个谁谁谁帮我们拍的吧。她说是的。顺顺说下次请他再给我们拍。小琦说：他肯定没这个机会了。

呵呵，这个“他”是小琦的“好友”，也是我们高中的同班同学，一位戴眼镜文绉绉的“数学天才”。小琦会芭蕾会画画，是个“文青”，某同学是理科男，经常放学去小琦家一起做作业，当然我们四个的很多“业余活动”他也是一呼就应。后来听说他大学毕业后去深圳发展了，当然小琦也和一位青年才俊结婚，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。

现在我们都已经到了“大妈”的年纪，好在身材都还没走形，看到那些青涩的照片，就想抓紧再多聚聚多拍点照片，等以后再回看，那些黑白照片就成了“老老老照片”了。

十日谈

照片背后的故事 责编：杨晓晖



外皮的酥香和酱的咸鲜搅拌均匀，再一品，还有着豆腐的柔嫩，三种不同味道融在一起，化出些许韵味。几块臭豆腐下肚，这个冬天也觉得暖和起来。冬日，有美食相伴，逐“臭”之举也成为了那份未曾忘记的暖的回忆。